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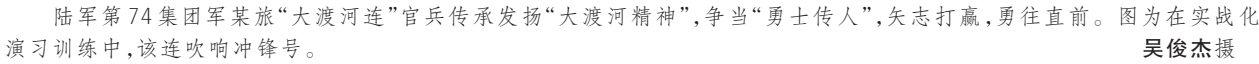
军的英雄部队。几十年来,他们发扬长征精神,让红色基因融入官兵血脉、沉淀成一支部队的文化品格,续写着勇者必胜的新篇章,成为我军官兵弘扬长征精神、推进强军事业的一个样本,值得关注。

——编者

■吴俊杰 本报特约记者 周俊谊

英雄血脉·文化传承

“气为兵神，勇为兵本。”唯有勇者胜，方能所向披靡，战无不胜。长征途中，“大渡河十七勇士”以有我无敌、舍生忘死的血性胆气，彰显敢于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压倒的英雄气概，为我军“一不怕苦、二不怕死”的光辉典范。英雄的事迹铸就了宝贵的“大渡河精神”。作为长征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它烙印在新一代勇士传人的血脉之中，成为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官兵矢志打赢、勇当先锋的制胜密码。



“大渡河，波涛涌，十七勇士肩重任……”伴着铿锵的歌声，我们走进该旅“大渡河连”连队荣誉室，映入眼帘的是一艘大渡河上独有的翘首木船。船后背景墙上，栩栩如生地刻画了17名红军将士撑着竹竿、高举着枪，在惊涛中奋力冲锋的渡河场景。

站在长征胜利85周年纪念日的节点上,再回首大渡河畔的那场战斗,革命先辈的英雄壮举让我们惊叹不已。

“大渡河连”是1927年秋收起义中诞生的红军连队，是“支部建在连上”最早的连队之一。1935年5月23日，该连随中央红军第1军团1师1团长征途中，奉中革军委命令迅速夺取大渡河安顺场渡口，被大股敌军尾追的红军杀开一条生路。

5月25日,1营2连连长熊尚林等17名勇士组成突击队,每人携带一把驳壳枪、一支冲锋枪、一把马刀和若干手榴弹,乘坐渡船,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,顶着湍急咆哮的恶浪,不惧生死,勇往直前。

经过英勇奋战，十七勇士击溃 200 多名守敌的反击，帮助连队成功登岸，巩固了滩头阵地，突破了“天险”大渡河，为中央红军北上开辟了通路，书写了长征史上光辉的一笔。战后，17 名勇士均被中革军委授予“红星奖章”，连队被命名为“大渡河连”，自此享誉全军。

敌人认为我们不可能突围的绝境，竟被装备落后的红军硬生生打开了一条通道；看似不可能打赢的恶战，却被处于劣势的红军夺得了胜利。红军强渡大渡河的胜利，充分说明一个道理——一支军队，一旦有了崇高的精神，便挺起了钢铁般的脊梁，就会迸发出不可估量的力量，从而取得一个看似不可能的胜利。

首战平型关、血战大龙华、激战黄土岭,转战辽沈、攻打平津……在党旗的指引下,该连在战争年代参加大小战斗1000余次,南征北战,战功卓著。其在

从湖南城步县城驱车前往越城岭

从湖南城步县城驱车前往越城岭山脉下的老山界，需沿着九曲十八弯的盘山公路蜿蜒40余公里。车在坎坷曲折中挺进，雾在车窗外汹涌弥漫，似在云中腾飞。汽车转过一道大弯，停在半山腰一座题词碑前。只见纪念碑上刻有陆定一题写的“老山界”三个大字——这便是长征胜利85周年之际，武警部队支队组织“重走老山界、感悟长征精神”活动的起点。

1934年末,中央红军突破重围,强渡湘江到达湘桂边界。为避开敌人的追击,中央红军兵分两路翻越老山界,向敌人防御薄弱的西部山区进军。美国新闻记者哈里森在《长征——前所未闻的故事》中对此描述:“代替敌人枪炮威胁的是湘黔高原的天然障碍:险峻的山峦,危险的河流,还有部队的极度疲劳,食物的匮乏……”

“我们决定要爬一座30里高的瑶山,地图上叫越城岭,土名叫老山界。”时任中央军委第二纵队政治部宣传干事的陆定一就此写下名篇《老山界》,生动描画了红军翻越老山界的艰难,并将其称为“红军长征路上第一座难走的高山”。

战斗过程中淬炼出以“听党指挥、勇往直前、敢打必胜、顾全大局”为要义的“大渡河精神”，则成为激励一代代“大渡河连”官兵勇往直前的力量源泉。

86年前,大渡河畔炮火连天、枪林弹雨;86年后,大渡河水依旧汹涌翻滚、涛声震天。今年5月初,该旅挑选“大渡河连”8名优秀官兵代表前往四川安顺场,追寻先辈足迹,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。

“正是铁心向党的忠诚信仰，激励着勇士们舍生忘死、一往无前……”大渡河精神”是革命先辈用生命铸就的丰碑。我们要继承好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，将其发扬光大。”大渡河畔，该连现任指导员李泽凡通过视频连线的方，与营区官兵共上一堂别开生面的“党史课”。

老船工帅仕高的孙子帅飞，为连队官兵讲述爷爷曾提起的细节：“那天晚上，红军就在安顺场露宿，没有惊动当地百姓。红军有组织有纪律，一举一动百姓都看在眼里。”为穷人打仗的红军官兵帮助了当地百姓。在帅仕高等船工的帮助下，红军最终成功渡过大渡河，占领渡口。

据了解,每年的5月,“大渡河连”都会组织类似的文化活动,纪念红军胜利强渡大渡河,引导官兵学习光荣历史,传承英雄精神。每年的5月25日,是“大渡河连”连庆日。那天,他们会邀请战斗英雄连队讲述战斗故事,与官兵共话优良传统。近些年来,该旅将“大渡河精神”作为一笔宝贵精神财富,通过战地故事

会、文艺演出等将其打造成旅队特色文化品牌,引导全旅官兵从中汲取精神动力。如今,“大渡河连”荣誉室,已成为全旅官兵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阵地。

红军血脉一脉相承，勇士脚步从未停歇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连队官兵传承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，矢志强军备战，连续9年被上级表彰为“军事训练一级单位”，2次荣立集体三等功。2019年，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上，“大渡河连”荣誉战旗光荣地通过天安门，接受党和人民检阅。

三

列宁说：“为了克敌制胜，无论如何要保持精神上的优势。”这正是勇者无畏、血性无敌的道理。无论时代条件如何发展、战争形态如何演变，“大渡河精神”所蕴含的坚定信念、坚强勇气、坚韧意志等优秀品格永不过时，始终激励着官兵在前进道路上跨急流、涉险滩，勇往直前。

2018年,该连班长、下士薛洲云代表队参加陆军“精武-2018”比武。考核要求每个参赛班组成员负重25公斤,在36个小时内连班完成10个课目作业。这本身就是对人体极限的一次考验,而且在赛前一次模拟考核中,薛洲云不慎扭伤了膝盖。正式比赛当天,战友们都很为他担心,他却坚定地说:“放心,我能行!”他打完封闭即随队参赛,在两天一夜连贯考核中,作风顽强、发挥出色,获得勇士课目集团军第一的好成绩。“作为‘勇士传人’,我们要敢于啃下硬骨头,坚决克服一切困

难。”当战友向他竖起大拇指时，薛洲云这样说道。

英雄连队哺育英雄的士兵。连队敢打敢拼、勇争第一的战斗血性，蕴含在一次次功勋中，镌刻在一块块奖牌上。新时代“大渡河连”官兵用实际行动传承着勇士精神、用成绩续写着勇士传奇。

去年,该旅“决胜尖兵”比武场上,一个坚毅的身影挥汗如雨。一次次屈伸、一回回翻腾,下士车培督以优异成绩再次刷新旅纪录,不出大家意外再次获评旅队“决胜尖兵”称号。而这已经是当兵4年的他,第9次获得这一称号。

从入列“大渡河连”之日起，他就踏上了逐梦尖兵的征程。日复一日起早贪黑、周复一周茧生茧破，手套磨破了一双又一双……车培智说，来到勇士的连队，就不能当怂兵，必须有勇气不断挑战极限、超越自己。

这正是该连官兵的共识。几十年来,“大渡河连”官兵始终冲在旅队前列。比武竞赛中,该连连年名列全旅建制连第一名,保持着数十个课目的比武纪录。仅去年,该连就有35名官兵获评为“决胜尖兵”。新军事训练大纲颁布后,连队担负多个课目组训法研究并在全旅示范普及;支部带头开展某课题研究,形成多套研究成果;创新性开设“精武大讲堂”,去年完成了17个精品课目研究示范授课……

大渡河水源远流长,红军精神代代相传。如今,勇士传人们擎起先辈用热血染红的光荣战旗,在锻造成为不畏艰险勇冲锋、不惧强敌敢亮剑铁血军人的道路上,续写着勇者必胜的新篇章。

最终,红军指战员用顽强的意志征服了这座“离天三尺三”的高山。当红军翻过老山界到达大南山时,当地百姓无不惊讶,都说红军是“天降神兵”。翻越大山界后,红军在通道、黎平、猴场、遵义等地陆续召开一系列会议,构成了中国革命伟大转折的链条。

一路跋涉，我们终于登顶。眼下白茫茫如海起千山万壑间奔涌的雾凇，让我突然想起毛泽东的诗句“五岭逶迤腾细浪”，越城岭正是“五岭”之一。这正是“红军不怕远征难，万水千山只等闲”。在这支有着崇高信仰、坚定意志的人民军队眼中，没有跨不过的河，没有越不过的山。长征的胜利告诉我们后来人，没有比人更高的山，没有比脚更长的路。强军路上，无论面对多少困难险阻，我们一定能够踏平坎坷成大道，走向更加壮丽的明天。

我们一行人伴着暮色下山，来到当年红军艰难翻越老山界后驻扎过的村寨。如今，随着生态农业、林业产品开发等产业发展蒸蒸日上，老百姓安居乐业，生活富裕起来，夜色下的点点灯火绘成一幅温馨的图画。老山界在远处静静地耸立，无声地见证着这一切。在我们心中，老山界已不仅仅是一座普通的山，更是长征精神的象征，是永不磨灭的红色地标。

（版式设计：贾国梁）

忆红二十五军宣传队

程明

瓦解敌军，优待俘虏也是我们宣传队的一项重要工作。这项工作在战斗中起到了枪杆子所起不到的作用。红二十五军的作战对象有一部是东北军。战斗结束后，我们给受伤的俘虏洗臉、换衣服，还把香喷喷、热腾腾的饭菜端放到他们面前。俘虏们感动又惊奇地问，为什么待他们这么好？我们就宣传我军的俘虏政策，讲天下穷人是一家，讲应该掉转枪口共同对付地主老财、白狗子，共同抗日解放东北。这些俘虏经过教育，愿意参加红军的留下，不愿留的都发了路费，让他们回家。几次打下来，红军优待俘虏，“红军是穷人的队伍”“东北是蒋介石出卖的”，就在东北军中传开了。在战场上，每当我们对着东北军的阵地唱《流亡三部曲》，他们的阵地上就静悄悄的，枪也不打了。由于我们优待俘虏、瓦解敌军的工作做得好，有些放回去的俘虏兵，下次打仗时，就主动带着武器过来了，成了名副其实的运输队。

部队前进遇到困难时，宣传队总是同尖兵队在一起；当后面敌人尾追情况紧急时，宣传队又同掩护队在一起。在艰苦的环境中，宣传队的同志经受了很大锻炼，深受部队喜欢。有一次宣传队为群众演出时，突然发生了情况。大部队刚转移，后面敌人紧接着就来了。同志们没见到宣传队回来，都非常着急，许多同志急着要回去找我们。后来，群众把我们从前路送回部队，同志们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了地。一仗打下来，宣传队就常有同志补充到连队当指导员或到团里当干事，宣传队又成了培养基层政工干部的地方。1935年冬，直罗镇战役后，红二十五军宣传队和其他军宣传队合并，组成了以文艺宣传为主的火星剧团。这时，我被调到了其他团任俱乐部主任，就离开了宣传队。那段战斗的岁月，我至今难以忘怀。

(本文根据作者回忆文章整理,原文刊发于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·红军时期》)

作者简介：程明（1918—2014），安徽金寨人，1931年参加革命，后任原沈阳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等职。曾荣获二级八一勋章、二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。



长征

第 5291 期

宣传队(中国画) 丁凯作

